

筱敏，自小就
把自己关在一间盐
碱小屋里，因为关
闭着，所以展望着。

喑哑群山

筱 敏



四季文丛

它来在文字，写飘
风白日，寒月孤星，
荒原深谷，流水翻
沫，都不过是心灵
的对应物，是对于
少年情结的永不疲
倦的索解，或者无
解，或者不甘。

四季文丛

喑哑群山

峻敏

作家出版社

京新登字第186号

暗 哑 群 山

作者：筱 敏

责任编辑：潘 静

责任校对：彭卓民

装帧设计：尹凤阁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北京东光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960 1/32

字数：133千

印张：7.625

插页：5

版次：1992年3月北京第1版 第1次印刷

ISBN 7-5063-0491-0/I·490

定价：3.85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雪.....	1
海.....	5
山.....	9
湖.....	12
雾 淞.....	15
舞 者.....	19
野 马.....	22
读亨利摩尔.....	25
深 冬.....	30
生 病.....	37
野 地.....	43
一日酷热.....	48
小 屋.....	57
这是新年.....	63

不可企及的白星·····	67
下雨的时候·····	73
空 谷·····	79
故事的结尾·····	87
母亲节·····	90
岛·····	94
父亲的海·····	99
这空白不是那空白 ·····	108
给儿子（之一）·····	113
给儿子（之二）·····	118
喑哑群山 ·····	125
傣家竹楼夜 ·····	130
猎虎的民族 ·····	136
四月青苔绿满江 ·····	140
紫蓝色的打洛 ·····	144
横风横雨龙潭 ·····	148
岩巴拉的喜剧 ·····	155
金松针山路 ·····	160
西双版纳泼水节 ·····	168
清明一景 ·····	178
迷信之信 ·····	186
海么？海么？·····	194

春归何处	202
巡天小思	209
芭蕾舞	214
甜饮料	222
绿日记，红日记	227
在稚拙与成熟之间	231
 跋	 237

雪

午时天色渐渐暗下来，云不成朵，铅粉平涂，很均匀。天愈低，愈低。于是地失去颜色。只有一骑由浅灰而深灰的萧瑟，漠漠然在天地之间游移。

疾疾地走。心中似预感有什么将要发生。雾状的纯灰色无声地浮游而来，看似单纯，似浅薄，似空空荡荡，却掩着无限深广的天宇，无底，无顶，莫测高深。废水流成的小河竟然也有岸柳，只是早已不绿。团团白气从河面旋转着腾起，飘扬片刻，就袅袅地升到灰色的萧瑟中去了。风啸一过，刚洗过的头发骤然结成了几挂薄冰，一晃，一晃，在额际和耳际发出欢愉的脆响。

是雪吧？真要下雪么？

我从无雪的故乡颠簸而来，一条铁路由南而北，把站台灯的温馨一盏一盏地抛在身后，抛在雾

中。这大半为的是想象中的雪花晶莹，雪野纯粹么？我的心一如我故乡的气候，炎热，湿润，每一个缝隙都绿着，密不透风。有乔木，灌木，藤状攀缘物；也有菌子，苔藓，或凄迷紊乱的杂草。想一片纯白想了许久许久，想纯白一定能过滤这片什么都疯长的心灵，淹没多余的胚芽，筛出疏密有致的世界，使心宁静。

我没想到雪落下来竟是这样绝无声息的，我以为又是故乡那种毛毛雨飘下来了，纷纷扬扬，细细密密，落到地上旋即消失。很失望地回首，看看低得几乎抬手可触的天空，忽然觉得落到颊上的雨点有些异样。再看身上，黑色风衣分明散布着点点纯白，质感柔软，六个角星状展开，似毛茸茸的小生命。

你应该知道
半人半神走了
神就来了

虽然，虽然这诗句写的原不是初雪，然此时却在心中反复回转，与漫天雪花一同飞舞，且轻且重，挥之不去。

把饭盒温在暖气片上，抽一本薄薄的《古诗十九首》来读。冷冽自钢窗的细缝挤入，清澈从至深的寂寞溢出。方块字绵长地排列着，成为河汉。不

知这河汉是要把我渡往纯白的世界，还是将我与那世界隔离？目光从书页越过，见窗台已堆起寸把厚的积雪，柔软如纯白的羽绒。也有几朵太痴的小家伙，把整个身体贴到玻璃上往里看我。也不融化，六个瓣儿娇憨地绽着，与我幼时围巾上的图案一模一样。

记得幼时最怕称呼不认识的、不喜欢的、或与我无关的人，为此多次遭到父母的责骂。没礼貌！不乖！不给你买新裙子！——那就不买。不带你去儿童公园！——那就不去。不给你饭吃！——那就不吃。到下次过年串门的时候，父母只好把我扔在家中。又心中不忍，便买了那条新围巾让它陪我。那围巾淡蓝如一汪静谧的泉水，几朵冰花绽出水面，宛若天上洒落几颗纯白的星星。于是那个新年始终流淌着淡蓝的童话和纯白的梦想，有一种透彻的欢愉在淡蓝和纯白中自由自在地游动，像一群半透明的小蝌蚪。

长大了为什么却生出许多无谓的烦恼呢？面对那些不愿做的事、不喜欢的人，为什么却没有勇气说“不”呢？想来那个大网一定是自己体内长出来的，每一条丝都舍不得剪断，总想：得呢？失呢？失呢？得呢？于是那丝又生出丝来，缠缠绕绕，使自己挪一步也难。

起身走到窗前，世界已经纯白一片。墙外的残砖断瓦、搅拌机和工字钢架全都变得晶莹纯粹，熠

熠生辉。世界顷刻就变了。这真得不能再真，实得不能再实的世界，真的变了么？很难让人相信，又很难让人不相信。以为它是一张白纸，却不能作画，至少不能随心所欲地作画。这或许令人惆怅，又或许使人感悟。

从容地体验一段人生，如体验这从容的飞雪。外在生活的坎坷和不幸就一定等同于内心的悲剧吗？我想不是。正如柔弱的雪花和无色的雪野并非比雷电交加更浅薄、更单纯。

从容地感悟着世界，神就来了。

雪啊！

1987.8.在鲁迅文学院初遇雪

海

我觉得我真的走到了陆地的尽头。我需要这种错觉，如同我需要诗。感觉的错与不错当由谁来判定？科学？哲学？诗？于是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判定法。选取哪一种，全在于各个不同的人。有哲学家说：哲学的终点，往往是诗的起点。我喜欢这句哲言，我崇仰它为我开启的博大而且高洁的诗境。至于别人怎样品评，究竟与我何涉？

上古的宇宙出现那团相貌平平的星云，是一个偶然；那星云后来演化成太阳系，是一个偶然；地球恰处在太阳系的那个微妙的位置上，是一个偶然；海是一个偶然；生命是一个偶然；人类是一个偶然；我更是偶然之中的一个偶然；……无数的偶然叠加在一起，就加成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和，人们给它起一个名字叫“必然”。

细沙从脚背流过，有太阳光的炙烫，有水的绵软，以一种极胆怯的耳语绕着脚踝，似滞留你。于是你身体的重心忽然下坠，又忽然上升，你觉得自己成了一面白色的三角帆。水平线之外是渺茫混濛一片，指给你许多航道，每一条都无穷远。每一条航道都或明或暗地向你提示你的渺小、脆弱，提示着深植于你内心的孤独。

或许是你用自己的生命煨着大海。点燃自己的生命，跟划着一支身外的火柴去点燃一堆身外的篝火，是不一样的。火和火是不一样的。那种深入骨髓的差异，只有大海能感觉出来。而大海万古不语。

海水蒸发了，它为白炽的生命蒸发。气态升腾，无色，无味，无形，无影，然而却丰富得无与伦比。在明净的高空凝集成云——或单薄浅显如少女，或浓烈厚重伏着雷电；凝集成霞——淡紫嫩黄似梦，熔金冶红如血。你以你的生命圣化了大自然本身，于是你同时使自己圣化。只有圣化了的心灵能听懂水分子的语言。云是你的哲学。霞是你的诗。浩瀚如大海的波澜，细微如叶脉的湿润，那全都是你的情感。

而我匆匆地活着；匆匆地寻觅；匆匆地竞争；匆匆地爱；匆匆地哭；匆匆地烦恼；……在一小块能够说清楚的世界里。天空是高压线日光灯尼龙伞的天空。水域是人工湖冰激淋排水公司的水域。陀

螺一样匆匆地周转，以为眩晕本是常态。怎知道这块世界原是小得如此可怜，怎知道只需稍稍对自己不满，稍稍偏移一下轨道，就可以走到陆地的边缘。面对大海，如面对众神。视觉听觉触觉味觉……模糊成一片。那方匆匆地周转了三十年的世界，原来不过是一张精致的叶片，飘飘地落在岸边。俯首而视，竟觉得连这张叶片也说不清楚了。

杜甫说：“篇终接混茫。”这混茫起始于海么？

康德说：“我们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所唤起的那种越来越大的惊奇和敬畏就会充溢我们的心灵……”这惊奇和敬畏是源于大自然之神么？

从礁石的边沿望下去，能望见一个无浪的水域。水清得如同乌有，它以它的一览无余给人一种错觉，仿佛你垂手就能把握那平宁的海底，能随心所欲地捕获那些五彩的贝类和游鱼。然而你却看不见严酷的命运，看不见这里有多少个无情的水压在等着你！

如果人的一生总要经历一个昏暗的收缩点，或许就是这片水域吧。收缩是为了释放，它使体积不断缩小，密度不断增大，内部温度和压力不断升高，最终脱颖而出，成为太阳。作为人，在一张精致的叶片上周转了一阵，又在沙滩和浅浪中潇洒了一阵，如果你还想继续前去，你迟早会被这片水域吸附。这是你极度的苦闷和真正的危机，或许你张

皇无措，或许你痛不欲生，或许你就此溺毙。然而，穿过这片水域，你将窥见你内界的光芒，自由地出没于海洋，释放生命，成为神。

而这神，是具有深沉的人类尊严感的神。

这神的升起，该是一个必然吧？

1987.8.

在牙龙湾观海

山

整夜半睡半醒。整夜。

群山如云中的奔马，一匹一匹飘逸而来，散乱或成群地踏过去，却不能抵御。响彻一种回声。似从峰顶跌落，绝望着，却跌不到底；似从深谷涌出，玄想着，而融不入云。非风，非兽，非鼓，非钟……它无所不包容，细辨却空无一物。于是体内颤颤而升一种快感，一种敬畏，一种困惑，一种超然。我不知自己是从峰顶坠落，还是从谷底浮起；我不知我是不是存在；我不知这空无一物又无所不包容的山是不是真实。

膝关节疼得很，稍一动弹，就好像有千古的岩层在那里裂开，于是全身的骨骼都被震动得咯啦啦呻吟。膝关节以下已全没了知觉，瘫在铺上，如岩缝中折断了的老树桩子。

日间在千万级台阶上弹起弹落，那两条腿全不是现在这样的，它们的轻捷骗得我以为自己还是少女，只有憧憬没有回忆的少女。山都是云母做的，霞都是蚕丝织的，有一种镀了银子的笑声，从松针结起的发辫穿过。美丽的感觉可以使你忘却许多事，许许多多事。忘却是一对透明的蝉翼，可以带你小小地飞上一段，连万有引力都可以忽略不提。然而它毕竟不能勾销许多事，许许多多事。小小的一段之后，必定有铭心刻骨的、长长的疼痛在地面接着你。

然而我不相信那小小的一段美丽都是假的，正如我不相信一个人的错觉，就一定要愧对于公众的理念。习惯了在众人的眼角余光里、舌下毫厘中生活，谨小慎微，以压抑自己，去耸立自己。然后又以自己的眼角舌根去压抑别人，耸立别人。一旦——或许这是百年不遇的一旦，一旦跌进了人烟稀少的山谷，莽莽苍苍无边无际的群山。群山宽宏博大，用不着也不屑于我去压抑或耸立，我便突然失重，而失重的感觉很接近飞的感觉。

我不知道我是属于日间的群山还是夜间的群山。我很清楚地记得，傍晚的山路有一个音域宽广的灵性回旋。那轮镶着纯金色光晕的天体，惨红着沉到极遥远的山边。金箔银箔粉末一般从山尖流泻下来，而山脚下的阴影却冷冽着，一层层迅速上升。不，我没有感到那种深深的然而微甜的孤独，

我什么都没有感到。茶褐色的巨岩挤压着纤细的山路，使山路一再地断绝，一再地续起，一再地跌宕，一再地蜿蜒。用手心抚着生涩粗砾的岩石肌理，弹起弹落地走，我想些什么？我急于在天黑之前赶上人群；我不愿在今夜赶上人群；我知道我已经不可能在天黑之前赶上人群；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应该属于人群……我只是被惯性驱使着走，匆匆地走，弹起弹落轻捷如飞地走。而那个蛰伏于灵魂之中的声音却固执地长歌，音域宽广，音色苍凉，韵律回复迭出，一声声都回荡一个名字。那名字陌生如天边一颗从未谋面的星辰，自由的星辰。那名字凡俗切近如我的名字。

月光把一切都变成了平面。条石台阶一明一暗，一明一暗，似再没了尽头。树影明暗无序地洒在一明一暗的条格上，那斑驳一时张皇地摇过去，一时安逸地移过来，提示着山中有水银色的无体温的风。而群山如一张着墨的宣纸，明是清虚，暗是浑噩。假如我双手合十，紧闭眼睛，吹一口气，使这宣纸窸窣振动起来，那清虚和浑噩是不是可以交流呢？

如果有什么事可能发生，一定在此时发生吧？

当我再不属于群山，群山再不属于我的时候，我便整夜整夜半睡半醒。似从峰顶坠落，似从谷底浮起。无法抵御地，彻夜感受着一种无以言说的回声。

整夜，整夜……

1987.9.